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四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古詩

降龍



降龍左右施襟裾兩廊夾廟深渠渠禮下天子一等爾
衣服居處何其殊文旛列戟照私第青紫苦若官其拏
先後熒煌首珠翠侍者百十顏溫瑜凝寒墮指熱侵骨
一宴百盞傾金壺窮民疾首望雨露太上欲倚攀桃虞
君胡為乎日時病橐鉞樸艾恬以愉生前赫赫浪自重
身後沒沒寧非愚

湘寇

衡湘有寇未誅剪殺氣凜凜圍江潯北兵居南匪便習
 若以大舶乘高岑僉人操兵快如鷲千里其旅巢深林
 超突溪崖出又倚勢變不易施戈鐔能者張弓入城郭
 連邑累鎮遭驅侵群黨爭誇殺吏士白骨棄野誰棺衾
 貔貅數萬直何用月費空已逾千金楚為貧鄉及其素
 應此調發寧能禁捷如馬援不得志強曳兩足登嶽峯
 烏蟻睢盱倚崑險此慮難勝端非今較然大體著方冊
 唯用守長懷其心祝良張僑乃真選李瑒道古徒為擒
 嗚呼廟堂不慎擇彼士齷齪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鑒
 眷以歲月其憂深願書此語致太史獻之以補丹宸箴

地動

吾聞元氣判為二升降相輔非相傷今者無端越疆畔
 陰氣焰焰侵於陽陽收剛明避其勢陰負捷勝尤倡佯
 地乘是氣抗於下震盪裂拆乖其常齊秦晉代及荆楚
 千百其堵崩連墻隆丘桀屋不自定翩若猛吹搖旌幢
 生民洶洶避其所如寄厥命於湖江有聲四出嘻可怕
 誰擊萬鼓何雷破陰為氣靜乃如此天意味密寧能詳
 或去蠻夷尚侵軼已事豈必垂灾祥意者邪臣有專恣
 氣象翕翕難為當據經若此非臆決皎如秋日浮青霜
 祖宗威靈陛下聖安得直語闡明堂朝廷肅穆法度治
 豈用凜凜憂胡羗

邊將

太祖太宗能得人長壘橫邊庶虜塵太傅李漢超侍中
何繼筠二子追接吳與孫鎮齊撫棣功業均卓哉祖宗
信英特明如秋泉斷如石一朝出節合二子口付心隨
斷織惑靡笄之旁郡城下酒利商租若山積二子開庫
啗戰士以屋量金乘量帛洪濤入坐行酒杯牛截羊蒸
委若灰歲費巨萬不計籍戰士歡酣氣皆百二子按轡
行邊隅牙纛宛轉翻以舒汎掃沙磧無纖埃塞門千里
常夜開壯耕老舖安且愉棄麻蔽野華芬敷濟南遠清
書樂石百井夜出摧穹廬神哉祖宗知太體趙任李牧
真如是漢文齷齪豈足稱卽吏致激面汗駢當今羗夷
久倡蹶兵如疽癰理須決堂堂諸公把旄鉞碩策神韶

困羈繼祖宗憲度存諸書燿若白日明天衢國容軍政
不可亂薦此以為

陛下娛

多雨

嗟江之濱地多雨冬雷不收開蟄戶陰氣濁晦化為霧
或雲於山水於礎雜花萬株紅與紫臘風吹開不可數
入春十日寒始至春氣欲歸寒格住羣山嶮空雪相亘
摧折草木何可禦霖傾滂雨那復止穹林大丘滅無渚
及今孟夏理宜熱重裘無溫坐當午四時云然了安謂
吁吾有愁誰可語

秋日

陰氣先羸縱秋熱時節有幾相與奪情知赫日不可久
須聽西風生木末浮雲滿天明復暗天意自然如慘怛
園林秀色已漸失次第豈能無葉脫南山獨佳不可挫
氣象更清連日月燕飛度海向何處今去昔來真可劣
綉簾錦幕不筭重從此朱門戒霜雪誰憐牛角歌者哀
歲歲苦貧思短褐

山水屏

吳縑落寒機舒春光亂目秋刀剪 新屏尺寸隨折曲
搜羅得珎匠徒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千里在一幅定
盱乃漸通紀一作數難迫促山亂若無窮負抱頗重復
高稜最當中桀大勢尤獨回環衆峰接趨向若奔伏矜

雄跨九州爭險挂星宿深凝雪霜積暗覺烟霧觸泉源
出青冥漲潦兩厓束歷遠始紆徐派別輸衆谷輕舟漾
其間沿泝無緩速微尋得脩逕側起破蒼麓遠到無限
極窮升犯雲族遊子定何之顧盼停馬足盤石長自閑
空源偶誰築塵氛見荒林物色存古俗粲粲弄幽花蒼
蒼蔭嘉木遺牛上巖巔驚麇磨出槎腹鮮明極萬狀指以
才一粟雖從人力為頰頰陰怪續深堂得歇眠高枕生
遠矚餘光耀衾幃清意疑幔褥愚訶世幸略慵臥嗜尤
酷因能助佳夢肯顧躋杲旭將相有時材溪崑真我欲
儒林耻未博俗穿思自贖婚嫁累苟輕耕釣吾已卜圖
屏持自慰寤寐心思逐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陰陽在天地鼓吹猶橐籥煩蒸翕已盡灑氣乃浮簿群
山翠相抱塵靄如洗濯川源亦虛徹派別歸衆壑置音
滅蛙蚓勁意動鷓鴣蠅蚊自不容雖有類糾縛驅之舊
苦衆忽去寧匪樂俯仰自醒然意適忘體瘼天運雖已
晏生物固未剥薑芋圃可掘禾黍田始穫脫苞紫栗迸
透葉紅梨渥幽花媚清景鮮藜耀新萼西風動孤格露
晞愈脩擢能終犯寒泫詎可忽纖弱況當九日近家釀
成已昨溫顏几杖適弱質衣冠恪閨門自可會非必千
里約箠匏出人指迤邐奮宮角初言小人獻終拜長者
酢清言喜自洽細故憂可略幸無職事顧况荷租賦薄

讀書有休暇得醉且吟嘯

食梨

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竄大樹屬此亦乾朽當
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寔穰穰落吾手忽驚
冰玉敗不與膏澤偶清朝起周覽映葉才八九閑居問
時物此說得溪叟貧齋兮寂絕塵抱徒噎嘔寧知蕭條
內把握忽先有食薪恐非稱兮覺已厚開苞日星動
落刃冰雪剖煙燻擇新汲遠負盈素正英華兩相發光
彩生戶牖初嘗蜜經齒久嚼泉垂口蠲煩慰諸親愈渴
忻衆友肯視故畦瓜寧論濁泥藕歲晚迫風霜人飢乏
藜藿真味雖暫御未許置樽酒

追租

耕耨筋力苦收刈田野樂鄉鄰約來往樽酒追酌醉生
涯給俯仰公歛忘厚薄胡為此歲暮老少顏色惡國用
有緩急時議廢量度內外奔氣勢上下窮割剥今歲九
夏旱赤日萬里灼陂湖蹙埃塏禾黍死磽确衆期必見
省理在非可畧謂須倒廩賑詎止追租閤吾人已迫切
此望亦迂邈柰何呻吟訴卒受鞭撻却寧論救憔悴反
與爭合龠問胡應驅迫久已罹匱涸計須賣強壯勢不
存疋弱去歲已如此愁呼徧郊郭飢羸乞分寸斯湏死
管縛法令尚脩明此理可驚愕公卿飽天祿耳目知民
瘼忍令瘡痍內每肆誅求虐但憂值空虛寧無挺犁鏹

暴吏禮宜除浮費義可削吾卧避囂喧茲言偶斟酌試
越望遺材霾風振墟落

桐樹

棄地瓦礫間茲桐偶誰樹憶見擁西牆俄成劃烟霧得
時花葉鮮照影清泉助當軒蔽赤日對臥醒百慮惜哉
稟受弱妄使鸞凰頤商聲動猶微秀色觸已沮泫摧亂
繁條逼迫畏清露暄晴幸未闕飄落儻可拒噫號衝颺
回激射陰霰聚此勢復可言瞪視空薄暮

九月九日

淒淒風露滋靡靡塵謁屏已忻廬舍清未苦裘褐冷眠
食味尤嘉起坐日尚未虛天照積水精鑑出幽礦石瑩

見山稜林疎覺惚罔黃花宿蓋破艷艷晨粧靚頰尋遠
逕香每愛蒼池影為誰佳色鮮慰我貧齋靜寒醅出家
法異果得他境甘腹饌新兔醜恠薦修瘡滿猛幽閑重
時節老大瓊物景獻酌興未薄戚比諷思騁猶况同親
歡詎匪田野幸俱醉任栖鴟燭炬尚可秉

路中對月

山川困遊人而不斷歸夢其餘惟日月朝夕南北共日
光驅人身擾擾逐羣動鄉思須暫忘世事那止重豈如
月可喜露坐惜倥惚清明入襟懷萬里絕纖霧愛之不
能食但以目睛送想知吾在廬皎皎上脩棟慈親坐高
堂切切兒女衆憐其到吾前不使降帷幪豈不聽時節

荏苒更季仲而我去方急其能計歸鞚我非土木為耳
目異離聲念之曷由安腸胃百憂中何言月下喜喜意
亦有用為其同此時水木光可弄猶勝夢中事記之聊
一誦

聽鵲寄家人

鵲聲啞啞寧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物情固不等人事
爾意自驚思別離秋風粲粲正可愛黃菊芙蓉開滿枝
春風千樹變顏色遠水靜照紅霞衣梧桐楊柳豈知數
沙步露冷銀牀欹新黃暗綠各自媚爛熳未減春風時
誰言秋物不可賞人意自移隨盛衰山田正冷酒味美
禾黍半收雞鴈肥霜梨野栗處處有雪蜜薦口清香隨

鄉園物物可想見我意祇隨魂夢飛家人未用占鵲語
應到歸時春亦歸

讀書亦云辛卯歲讀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強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堂荏
苒歲云暮家事已獨當經營食衆口四方走遑遑一身
如飛雲遇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怪靡不嘗落日踰
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所勤半天
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病軀久羸疴呻吟千里外
蒼黃值親喪母弟各在遠計歸恐驚惶凶禍其獨任危
形載孤艋崎嶇護旅櫬緬邈投故鄉至今驚未定生還
乃非常憂慮心膽耗馳驅筋力傷况已近衰境而常犯

風霜驅之久如此負病固宜長朝脯暫一飽百回步空
廊未免廢坐臥其能眎縑緗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忘
百家異旨趣六經富文章其言旣卓闊其義固荒茫古
人至白首搜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著書欲煌煌瑕庇
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畫隨其方後生以
中才胷臆妄度量彼專猶未達吾慵復何望端憂類童
稚習書倒偏傍况今議文物規墓詎能詳輪轅孰撓直
冠蓋孰纁黃珪璋國之器孰殺孰鋒鋟問十九未諭其
一猶面牆幾微言性命萌兆審興亡茲尤覺浩浩吾詎
免俵俵因思幸尚壯曷不自激昂前謀信已拙來效庶
云臧漸有田數畝春秌可畊菜休閒就醫藥疾病可消

穰性本反澄澈情田去榛荒長編倚脩架大軸解深囊
收功畏奔景窺星起幽房虛窻達深暝明膏續飛光搜
窮力雖備磨礪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憂匱困倉又如
導洧洧寧難致湯湯昔廢漸開闢新輸日收藏經營但
亶亶積累自穰穰既多又須擇儲精棄其糠一正以孔
孟其揮乃韓莊賓所願空館議論據方床試為出其有
始如宮應商紛紜遇叩擊律呂乃交相須臾極萬變開
闔爭陰陽南山對塵埃相磨露青蒼百鳥聽徘徊忽如
來鳳凰乃知千載後坐可見虞唐施行雖未果貯蓄豈
非良何殊廐中馬縱斲草滿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騰
驤此求苦未晚此志在堅剛

雜詩五首

三季已千載古道久荒榛紛紛東漢士飛鳴不當辰經
營救氛沴此志卒埃塵士生有進退何必棄其身其道
雖褊迫其行絕緇磷公心不吾誑復求無此人

貧士任固小會計未可失方今備千品內外有卑秩孰
當責在已施設能自必拘文已難騁避世固多屈細云
且可略於大復何實所就正如斯與古豈同術雖非萬
鍾富苟冒歸一律焉能示朋友學士空自咄

韓公綴文辭筆力乃天授竝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謂
為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厥耀無與偶當之
萬象瑩所照百恠走此其自然光萬物安得有其人雖

已歿其氣著星斗窮天破大惑更覺功業久其餘施諸
小未負風義厚當身止自善所遇時則不致官九列齊
此理嗟亦苟去就惟用舍士固無常守孔孟非其稱斗
祿應未取惜哉天下才耳受外物誘
少年百事銳豈謂身力孱心笑古時士樹立勢苦難差
池歲月邁自照失朱顏初心不復道齟齬常未安紛紛
憂與勞幾不傷肺肝人自省已兮靜默固其端詩書可
自喜施設諒漫漫

相去幾年今與古睢陽幾人朱與紫嗟哉二子獨有名
義烈乃能長不死當時美人歡未足一日蒼皇行萬里
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為眼耳丈夫感激世莫測

二子引身高下趨忠驅義激鬼神動漠漠胡沙來此止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涕淚昨辭親酸心今別子舟陸空相望摻袂即千里

戲呈休文屯田

陳侯雋拔人所羨歲晚江湖初識面已聞清論至更僕
更讀新詩欲焚硯天子無由熟姓名諸公同舍思論
薦烏鞞况已踏臺省黑綬未得辭州縣落落逢人愈難
合欣欣顧我能忘倦跬步麗官別經歲角中廣坐今相
見遶郭青山疊寒玉縈隄遠水鋪文練明紅靚白花千
樹隔葉跳枝鷺百轉佳時苦雨已蕭索落葢隨風還面
旋縱無供帳出郊野尚有清樽就間燕脫遺拘檢任真

率放恣嘲諧較豪健東廊解榻不共語明日離亭空眷
眷

送宣州杜都官

夜聞陵陽峯上雨曉見宛溪春水平畫船不待雙櫓挾
歸客喜成千里行牧之文采宜未泯夫子風流今有聲
篇什高吟鳳凰下翰墨醉洒煙雲生撥置簿書有餘力
放意樽壘無俗情志義非徒勸風俗愷悌固可交神明
餘休比戶得涵泳器訟累歲皆澄清薦章交論付丞相
士行如此宜名卿江湖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傾
鷓鴣一枝亦自得去已黃鵠高飛鳴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
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綉百頃之平田山中遺人耕
紫烟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
殿何言言階脚插入斗牛間樛枝古木不記年空槎呀
然臥道邊幽花自嬋娟林深為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
白鶴吟清猿鷄禽乳鹿往往嘍荒巔却視來徑如緣絙
千重萬疊窮巖巒下有荆吳粟粒之羣山又有甌閩一
髮之平川奕棋縱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
原千竒萬異可意得墨筆盡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
達世路俯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
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

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霄插漢之負越出門舉足得往
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闔境年
年抱鼓閑几按剗裁得休暇山水登躡遺紛煩我行送
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懸

東軒小飲呈坐中

二年委質繫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祿困垂首
似見故人羞滿頰及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頃刻閒
海魚腥鹹聊復進野果酸澁誰能刪談劇清風生塵柄
氣酣落日解醉鑲瑰材壯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
高情坐使鄙恪去病體頓覺神明還簡書皇皇奔走地
笕庫碌碌塵埃間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環

不如飲酒不知厭欲罷更起相牽扳

明妃曲二首

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辭漢地
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虜方滿眼皎皎丹心欲語誰
延壽爾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蚩丹青有迹尚如此
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為
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在天音信稀幾成新曲無人聽
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人情無感慨何故衛女苦思歸
蛾眉絕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汙白玉
向人不肯用黃金一辭椒屋風塵遠去託氈廬沙磧深
漢姬尚自有妬色胡女豈能無忌心直欲論情通漢地

獨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代有知音
長安美人誇富貴未央宮殿競光陰豈知泯泯沈烟霧
獨有明妃傳至今

喜二第侍親將至京師書多言六第為驕之美

嗟予懷抱徒蠢蠢二第胷中何落落政如魯衛各馳騁
文似機雲飽磨琢坐曹風義動江淮為縣聲名到京洛
鴻雁戔戔竝羽儀棠棣韡韡聯跗鄂我於兩處抱饑渴
恨寄一官如束縛周南留滯勿復論平陸可來無厭數
慈親况不倦行役官長幸復寬期約似聞笑語已髣髴
想見追隨先踴躍共眠布被取溫暖同舉菜羹其淡薄
山花得折隨好醜村酒可醉無清濁屈伸有命更勿疑

細故偶然皆可畧春風為子送帆檣速放船頭來此泊

七月一日休假作

初秋尚苦暑歸沐乃君恩地閑少來客日晏猶閉門家
乏念藜藿開顏無一樽况復辭貌拙敢隨車馬奔盥濯
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味古人言頗喜市
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竊太官餐

秋夜

秋露隨節至零零在幽篁灑氣入我牖蕭然衾篔簹念
往不能寐枕書嗟漏長平生肺腑友一訣餘空床况有
鵲巢德顧方共糟糠借老遂不可輔賢真森茫家事成
濩落嬌兒亦徬徨晤言豈可接虛貌在中堂清淚昏我

眼沉憂回我嗚誠知百無益恩義故難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高閣在清禁長軒憑廣虛御幄閱圖象依然臨幸餘翠
甍布天路黃簾分直廬一雨清景早稍涼秋興初解帶
就君坐臨床闕素書山海所錯出飛潛類紛如此語果
虛實貴編空卷舒自笑正豕亥更微注垂魚君材合遠
用就此固已踈如我乃斯幸地閑容誤屈竹影散良席
花香浮廣裾俯仰自足適歸時更當徐

李氏素風堂

丞相事唐室獨馳三絕名家世在圖史詩書傳後生即
位逮流澤出今儕輩驚歲暮營燕坐高屈遺世情翠竹

帶書幌青山臨酒觥已使襟韻適况聞吟誦聲自可化
鄉里豈唯門戶榮果有過庭子穎然材思精抱璞已三
獻驚人當一鳴風義故常在茲堂非偶成

秋聲

喬柯與長谷秀色故未浼秋風來吹之聲如振江海怒
號無晨夕唱和若有待琴琴徧坳窪豈獨緣蟲鬼百川
亦相投取鬧不知悔竹籬更譎然呂律焉足采蝸蟹豈
知微切切如怨愁惟人亦吟哦沸若烹鼎鷓八荒同一
鳴靜裏安得在獨有虛空翁恬然故無改

戲書

家貧故不用籌筭官冷又能無外憂交遊斷絕正當爾

眠飯安穩餘何求君不見黃金滿籬西女心計大印如斗
爲身雋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白頭

李節推亭子

旰江郭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羣峯連延倚天壁長
林相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窻戶寒居者非咫尺子初
得從誰有此煙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
求深緩帶聊自適時花笑婀娜山鳥吟格磔家釀熟新
樽歡言命良席故已輕華簪寧論珍拱壁我亦有菑田
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過從佇三益

秋夜露坐偶作

白雲飛尚佢清露泫猶早風來亦依微濁暑焉得掃客

堂虛四楹洒水恨枯稿喜茲宵漏初露坐散襟抱河明
帶飛觀通馳月白道顧眄塵慮銷瓶泉謝頰倒恨無同
聲人詩義與探討踟躇拂方床歸臥夢亦好

韓王汝使歸

顧命逮殊隣輜軒遵此道公府戒行期禁庭頒重寶積
雪正東流度河盛前導士勇踐胡塵馬驕嘶塞草玉節
所鎮臨擅廬先汛掃芥爾示威靈坦然布懷抱國倚材
實優虜得聲名早慷慨服天驕從容問遺老光華友原
隰沆礪看西顛迎勞動都門旌旗風亦好

苦熱

憶初中伏時怫鬱炎氣升赫日已照灼赤雲助軒騰積

水殆將沸清風豈能興草木恐焚燎窻扉似炊蒸冰雪
氣已奪蚊蠅勢相矜發狂憂不免暑飲詎復勝

過介甫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頗諳肺肝盡不聞可否言淡
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况值秋節應清風蕩歎煩徘徊
至星漢更復坐前軒

過介甫歸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迂知
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合醬作

孺人捨我亡稚子未堪後家居拙經營生理見侵迫海

忠厚之遠非
後故公可列

鹽從私求廚麵自官得棟豆連數晨汲泉候將夕調撓
遵古書煎熬需日力庶以具藜羹故將供膾食豈有寄
徑憂提餅無所適但慙著書非覆瓿固其職

送章婺州

方擁使君節駕言自東還又聞白丞相懷紱出九關遂
縱大船去欲追詎能攀已喜所寄徑幽尋足谿山仍誇
越西部迥在雲林間屋瓦徧高下青蒼更回環穿路竹
裊裊鳴沙水潺湲會有尊酒適每需庭訟間况席鼓琴
舊政行故非艱歲暮當趨召馳歸復玉班

瞿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芳物盛未同故人遊叩

門忽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茲始過家當少留中園
何時到薇蕨亦已柔山翠入幽屐渚香浮迥舟阡陌有
還往壺觴時獻酌應笑天祿閣寂寥誰見求

元豐類藁卷之四終

元豐類藁卷之五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古詩

送程公闕使江西

程侯昔使西山下金印出懷光滿把坐馳雷電破姦伏
力送春陽煦鰥寡袴襦優足徧里巷禾黍豐穰罄郊野
訟庭終日自虛曠德宇平生本蕭灑龍淵決水漲清沼
鳥背誅林開廣廈蒼顏擁檻四山出翠色橫欄大江瀉
掌平百里露州郭髮密千薨銜屋瓦雲裘數曲秀蘭蕙
鳳蓋相摩擢梧擗客來尚喜井投轄主禮寧論燭飛灶
三吳月出照金戟百越風來吹玉罕羽釵絕艷舞回雪

寶劍諸儒談炙輠一尊放意受天籟萬累回頭真土苴
我思飛步綴登躡又欲生綃乞圖寫身縻東觀願雖阻
目注漳門心豈捨過臨有幸破氛霧奮厲方歛入陶冶
齋航天自日邊去信節初從天上假舊邦往靖寄揮塵
新穀來輸付流馬遙知素譽在民口已有歡聲騰里社
卻尋泉石引幽士想憶沙塵笑勞者何當一解豫章榻
強賦土風令中雅

遊金山寺作

候潮動鳴鶻出浦縱方舟舉箔見茲山巋然峙中流朱
堂出煙霧縹緲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尋遊屣履
上層閣披襟當九秋地勢已瀟灑風颯更颼颼遠挹蜀

浪來旁臨滄海浮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久聞神龍
伏况覩鷲鳥投行緣石徑盡却倚巖房幽頗諧雲林思
頓豁塵土憂昏鍾滿江路歸榜尚夷猶怕揚子渡以兩
舟故云

荅葛蘊

我初未識子已知子能文春風吹我衣暮召入九閭衆
中得子辭默許非他人方將引飛黃使出萬馬羣差之
在須臾氣沮不復論大明臨萬物我亦傍車塵相逢扶
乘側一揖意自親屈子果由我相示以無言同行千步
廊攬轡金馬門歸來客舍中未及還往頻東舟載子去
千里不逡巡今者坐甌越相望若三辰忽有海上使問

我及牆藩得子百篇作讀之為欣忻大章已逸發小章
更新清遠去筆墨畦徒識斧鑿瘡想當經營初落紙有
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闚靈均我老未厭此持誇希代
珍朝吟忘日晷暮吟忘日曛發聲欲薦子自笑不足云

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
百金市上裁輕羅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
放船縱櫂鼓聲促蛟龍擘水爭馳逐倏親忽遠誰可追
朝在西城暮南溪奪標得雋唯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
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瓶取酒飲如水
盤中白筍兼青螺生長江湖樂卑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西字濕字未改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南湖二吸三百里
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波秀壁如奩四邊起
蒲芽荇蔓自相依躑躅天桃開滿枝求羣白鳥映沙去
接翼黃鸝穿樹飛我坐荒城苦卑濕春至花開曾未知
蕩漿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
手中紅螺豈須勸輕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蒨裙
家住橫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

種牡丹

經冬種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條始秀出蠹已病其芽柯
枯葉亦落重尋但空槎朱欄猶照耀所待已泥沙本不
面其根今朝謾咨嗟

西湖三月三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紛此獄訟地欣乘刀筆閑
差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顏春風隨我來掃盡冰雪頑
花開滿北渚水泳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時往還
吾亦樂吾樂放懷天地間願視彼誇者錙銖何足言

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烟水來北隄復誰開長涵一川靜
久幽繇地徧跬步人跡屏我初得之喜指顧闢榛梗種
花延妙香挿柳待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
盡高卑開拓極壬丙洒然塵滓消恍爾心目醒與物振
滯淹如人出奇頻日携二三子杖履屢觀省念時方有為

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逍遙固知拙者幸

百花隄

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久醫荒草根未承青霞步
我為發其狂脩營極幽趣髮直而砥平騁騶可馳驚
周以百花林繁香泫清露間以綠楊陰芳風轉朝莫
飛梁憑太虛嶢榭躡煙霧直通高城巔海岱歸指顧
為州乏長材幸歲足杭稔與衆飽而嬉陶然無外慕

芙蓉臺

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嬋娟
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為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
臺上遊人下流水柱脚亭亭插花裏闌邊飲酒權女歌

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屐綠柳墻連使君宅

秋懷二首

流水寒更澹虛窻深自明褰帷遠鍾斷擁褐晨香清油
然素心適緬彼外物輕因時固有應在理復何營隱几
公事退卷書坐南榮只茲遠塵垢何異山中情為州詎
非忝即事亮何成幸茲棗麻熟復示食箱盈問里凶黨
職塔除器訟清日携二三子飽食中園行念非形勢迫
逸有彈戈驚幽閑固可樂勿慕高遠名

送李撰赴舉

湖水碧槐花黃山川搖落窻戶涼宿雲星稀日東出青
冥風高鴈南翔華堂昨夜讀書客匹馬今朝遊大梁風

銜拂塵見飛影把握驚人持夜光康衢四闢通為里天
駟得地方騰驤我留東山意頗卓屏棄外慮無毫芒子
能相從味冲漠捉筆勿暫遲歸裝

送韓王汝

春日城東送韓王汝赴兩浙轉運以池
塘生春草園柳交鳴禽為韻得生字

野岸漲流水名園分雜英旭景冠蓋集清談樽酒傾重
此臺省秀駕言江海行已喜懷抱粹况推材實精衆許
極高遠時方藉經營詎止富中廩固將澤東氓還當本
朝用不待芳歲更功名自茲始勿嘆華髮生

招隱寺

一徑入松下兩峯橫馬前攀綠綠羅磴飛步蒼崖巔昔
人此嘉遜手弄朱絲絃想當林間月獨寫山中泉此樂

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亦本蕭散至此更怡然偏憐最
幽處流水鳴濺濺

延慶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納涼同觀建
鄴宮中畫象翰林墨跡延慶寺者劉裕故宅中有

壽丘山

禪方壽丘山平昔宋公宅好風吹雨來暑氣一蕩滌我
與二三友歡言同几席神清軼埃壒盞趣合盡肝鬲嶺竹
翠尚新水花紅可摘以此侑罇酒隕然岸巾幘建業舊
丹青金鑿餘翰墨綽約桃李顏超遙龍虎跡紈矣霸王
業信哉文章伯感古已躊躇慕奇復嘆息泊無勢利心
自覺矜慮適起坐相扳牽遲留日將夕

送豐稷

桃華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夜起
勁鶻亂江羣鴈聲之君飄洒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
閱材壯思風雨發綠髮少年冰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
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
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強學
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據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
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迺知確
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不飲酒

不飲酒不善諧少年醒眼看花開况從多病久衰耗自

顧白髮垂毳毼縱遇花時少情思經春不曾啣酒盃布
穀但憂天雨少提壺謾聞山鳥催且坐蒲團紙窻暖兩
衙退後睡敦敦

初發襄陽携家夜登峴山置酒

維舟沔南岸置酒峴山堂入坐松雨濕吹衣水風涼烟
嶺大明滅秋湍聲激揚乍釋塵垢累况餘燈燭光羊公
昔宴客為樂未處央而我獨今夕携家對壺觴頗適麋
鹿性頓驚清興長歸去任酩酊詎期誇阿強

高陽池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酩酊更問并州兒我
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嘗持念豈

公事衆又非筋力衰局束避世網低回繼塵羈獨慚曠
達意竊祿誠已卑

遊鹿門不果

方舟下秋瀨已遠漢南城念昔在郡日苦為塵網嬰伍
心就薄祿實負山水情鹿門寂發秀十里行松檉宿幌
白雲影入窻流水聲龐公昔抱道遜世此躬耕風雨塞
天地伺晨獨先鳴故巖但聞說已覺醒朝醒及茲道途
出謂諧猿鶴迎顧值深濘阻獨憐幽思并不踏蘇嶺石
虛作襄陽行

漢廣亭

悠悠漢水長刻刻楚山密若與心日期爭從窻戶出太

守朴鄙人迂無適時術治民務不煩得意偷暇日北城
最頻高局促皆曠逸雲根辨毫芒烏背臨律宰亦以樂
賓遊豈惟慰衰疾欲寄別後情嗟無少文筆

聞喜亭

聞喜名自昔廣亭臨漢津飛甍出萬屋地絕無纖塵盤
道城堞古遠林墟曲新靜覺耕釣勝幽宜鷗鷺馴賴此
荒僻郡幸容朴愚人閤鈴晝常寂齋釀寒更醇一罇且
勤設勿負頭上巾

劉景升祠

景升得二蒯坐論勝凶殘正當喪亂時能使憔悴寬續
紛多士至肅穆萬里安能收衆材助圖大信不難諸公

龍鳳姿有待久盤桓得一固足興致之豈無端迺獨采
樗櫟不知取椅檀蓋云器有極在理良足歎

隆中

志士固有待顯默非苟然孔明方微時息駕隆中田出
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垂成
中興業復漢臨秦川平生許與際獨比管樂賢人材品
目異自得豈虛傳

蔡州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久埋沒荒烟起空林昔
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轂深藏閟黃金構難
琦琮間咎責積已深終貽覆宗累苟得非所欽為惡理

當爾足懲誇者心

谷隱寺

峴南衆峯外窅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夏出道安林習
池抱鄰曲虛窻瀨清音竹靜幽鳥語果熟孤猿吟故多
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繼塵羈無繇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臯峰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解
佩盃已迷沉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氛藹歇縹緲
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隄長槐柳若雲布連陰入虛堂架

險注鳴溜分畦殖羣芳豈惟富棗柘蓋亦餘困倉玉人
事幽屏不願尚書郎即此徇高志風騷恣徜徉強起迫
義重還歸直明光清風凜然在素壁盈文章故栖勿回
眄黃鵠本高翔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
俯仰飛光如轉燭子遺萬事遂恬曠我繫一官尚局促
早衰膽氣自然薄多病顛毛那更綠人情畦畛阻肝膈
世路風波悸心目每嗟太守兩朱輪寧及田家一黃犢
幸逢懷綬入斗牛喜得披山牧寶玉薄材頑鈍待磨琢
舊學搶攘期反覆雲鴻可近眼先明野鹿尚縻顏自忸

長鬚幸未阻誨存下榻應客拜臨辱

漢陽泊舟

暫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峩岷氣萬里正東流驚
風孤雁起蔽日寒雲浮祗後雖遠道放懷成薄游興隨
滄洲發事等魚樵幽烟波一尊酒盡室載扁舟

鄖口借輿過嶼

我行去此二十年鄖水不改流潺湲風光滿眼宛如昨
故人乘鸞獨騰蹇今人隨我不知昔我記昔遊何處言
淚向幽襟落如瀉况聞江漢斷腸猿

促促為物役

促促為物役區區追世情但嗟束縛急未覺章綬榮奈

此兩鬢白顧無一廛耕所求亦云幾脫粟與藜羹

鴻鴈

江南岸邊江水平水荇青青渚蒲綠鴻鴈此時儔侶多
亂下沙汀恣棲宿羣依青荇啜且鳴煖浴蒲根戲相逐
長無矰繳意自閑不飽稻粱心亦足性殊凡鳥自知時
飛不亂行聊漸陸豈同白鷺空潔白俛啄腥汗期滿腹

喜晴

天晴萬里無纖風江平水面磨青銅光華逸發萬物上
精氣夙與扶菜通我行江漢道苦惡十步九折遺西東
况遭積雨駕高浪沙翻石走相撞舂操舟衆工立噤岸
涇槽鑽火磨星紅荒蹊成瀦尺寸礙永日四望無人蹤

一時得意數蛙黽鳴躍振踞泥塗中陰消陽勝有先兆
宇宙丹翠含冲融今晨靈暄一掃蕩羲和徐行驅六龍
眼明意豁萬事快預喜來年麩麥豐

訓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聞君東南使攬轡雲松間皇華照楚甸吉玉投衡山幽
尋得臨觀意豁窮躋攀顧我客牛斗三年踈往還低心
念弱志引領望衰頰未共尊酒樂良嗟人事艱叱馭犯
冰雪迴鑣馳九關何足慰離思德音鏘佩環

訪石僊巖杜法師

杜君袖銜丹砂書一顧訶斥百恠除聲如翻河落天衢
四方爭迎走高車方瞳秀貌白髮垂買船東南尋舊居

石巖天開立精廬四山波瀾勢爭趨君琴一張酒一壺
笑談衮衮樂有餘我今歸來尚踟躕羨君決發真丈夫

曉出

曉出城南羅卒乘阜燾采旗密相映貔貅距躍良家子
鵝鶴彌縫司馬今奪標一一飛步疾槃槃兩兩翻身勁
霸上今朝且兒戲衛青異日須天幸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蓬山有行客欲土北城舟學問本閑博言談悲謬悠當
陳帝王略得試紫雲樓一時驚豪捷况復富春秋用遊
所欣附爭欲致綢繆承明動鄉思歲久道苦脩忽懷淄
川組夙昔願始酌出餞集信侶清歡期少留酒闌竟不

至睠睠久臨流微我獨有咎此詩聊可求

京師觀音院新堂

九衢言語亂人耳三市塵沙眯人目猿狙未慣褻章綬
魚鳥寧忘慕谿谷長無棲宿在清曠欲弄潺湲愈煩煥
道人誰氏斥佳境決漢披霄敞華屋駢羅嶷嶷三秀石
藜逆娟娟兩脩竹雲蒸雨泄被巖壑海倒河垂動林麓
頓驚俯仰遠翳濁豈直形骸擺羈束解衣堅坐瞑忘返
飲水清談心亦足丈夫壯志須坦蕩曲士陰機謾翻覆
青鞋赤舄偶然爾安用區區巧追逐

元豐類藁卷之五終

原與庚寅月假傳後樓宋本校過 粹記

元豐類藁卷第六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梓校刻

律詩

郊祀慶成詩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慎齋
潔謹嚴始就惟宮則獨先羣臣宵興待事及至壇場則
陟降陛級徹去裊藉至於薦獻之際則又端立以須不
肯即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如此故得天地祖宗
眷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喜惟初積陰久而未解及
輅車既駕則天宇湛然日光明閏可謂能得使之主祭
而百神享之福舍於天且不違之聖宜有歌頌被於聲

律臣與在館閣以文字為職不敢以菲薄自止謹作五
言郊祀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
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

詩

即祚謳歌後欽柴禮數新盛容超曠代樂貢盡殊隣宿
戒臨行殿宵興絕衆臣立須空便次步進却柔祠外物
雖多品天心在一純高靈終享德羣望亦依仁暗藹如
無間遲延若可親欲知精意答預覩大和臻積暄沉遙
甸浮陽上綺園霽雲生斐亶愛景駐逡巡厚慶歸清廟
餘釐及兆人還宮動前蹕喜氣入韶鈞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悟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羣生異
俗衣裳會諸儒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德詎能名
日轉歸人外天移入畫中冕旒餘澤在警蹕舊儀空卜
宅三州繞方喪萬里通初寒石門路松檜颯悲風
滄海難回日青雲如送春服喪三月徧遏樂四夷均感
格英靈在褒揚大號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範鎔歸獨化綱理付羣材禹
會方無外虞巡遂不回空驚栢城仗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日暮歸啓已謳吟畫手傳英氣書筠見德音鑄
銅餘故鼎啄草付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栢深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并進

右臣伏以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身處宮闈聰
明慈恕恭儉之德見於天下洽於衆論在仁宗時有輔
佐相成之道在先帝及陛下之日非特始終孝愛兩義
俱隆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在先帝之世從權當國既
而還政以時明識獨見出處應理自二帝三代秦漢以
來母后功德未有巍巍如此奄盡大期羣情痛怛陛下
執喪哀慕外雖易月內盡至性報復大恩誠禮備極蓋
從古所未聞今山陵有日臣愚淺薄無以自効謹撰成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繕寫上進臣無任悲哀感咽之
至謹具狀奏聞謹狀

詩

祖烈鷹揚終食異家聲泉湧舊興譙人倫風化歸三世
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嚴餘羽衛闕宮崇太列宗祧
衣冠藉藉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永昭
山河德履孚潛顯江漢仁風被邇遐已輔乾坤成化育
終符日月繼光華和喜未寤還威柄明德猶踈抑外家
欲次徽音難髣髴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州蘇祕丞

遠民歌舞載昇平碧閣朱樓照眼明鄉饌雨餘收白藟
客罇秋後對紅英龍鳴真水遙通海路入南山不隔城
材術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擁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艤舟金碧照溪沙
帆上風吹五兩斜
罷郡紫泥催向闕
過江紅旆引還家
因將舊社人携酒
應喜新林樹見花
莫作山齋久留意
中臺虛位有清華

遣興

按韻

青燈闌鼠窺寒硯
落月啼鳥送迥笳
江漢置身貧作客
溪山合眼夢還家
百憂忽忽丹心破
萬事悠悠兩鬢華
誰與建帆先度鳥
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荒涼白露根
盈虛無處問乾坤
虫虫旱氣連年有
寂寂遺人幾戶存
盜賊恐多從此始
經綸空建與誰論

諸公日議雲臺上
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
他鄉愁坐思冥冥
空羞避俗無高節
轉覺逢人惡獨醒
歲月淹留隨日老
乾坤狼狽幾時寧
欲知事事念何似
萬里波濤一點萍

盆池

環環清泚旱猶深
柄柄芙蓉近可尋
蒼壁巧藏天影入
翠奩微帶蘚痕侵
能供水石三秋興
不負江湖萬里心
照影獨憐身老去
日添華髮已盈簪

羈遊

麤飯寒羹且自如
欲將吾道付樵漁
羈遊事事情懷惡

貧病年年故舊疎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誰喜子雲書
何由得洗塵埃盡恣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娟娟數十莖旱天蕭洒有高情風吹已送煩心醒
雨洗還供遠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陰微破粉墻生
應須萬物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樓和趙嘏

萬里聊供遠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尚拂陽臺去
羽獵曾圍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難飲故人杯
適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縈檻色輝輝無數幽禽入鏡飛已映諸花紅四出
更涵沙柳翠相圍不欺毫髮公雖有太盡妍蚩道恐非
自笑病客隨步見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荆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盡
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莫雨朝雲又一時
落日西樓憑檻久閑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誰許交情晚最親世路因仍憂檻窄
他鄉衰暮傍風塵惟將菽藿還求志未有秋毫可爲人
一畝蕭然須暫得欲偷閑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合意
滿堂傾耳十三弦

寄孫正之

貌癯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丘山惟筆力
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學術窺尋豈一朝
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煙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沙
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恥論兵

簡翁都官

俗遊公府曳長裾笑上扁舟指舊廬自有文章真杞梓
不須彫琢是璠璵浮蛆滿瓮嘗春酒垂露臨窻理素書
况得君賓同壯節一鄉清問更誰如

陳祁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繞芳蹊病體輕煙樹疑從古畫見
水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歸聽竹聲
只恐主人難住此弟兄佳行滿鄉評

上相公

水為舟楫早為霖社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黃閣議
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老心
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功被管絃音

胡大傅挽詞二首

讜言留簡冊恭德載閨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尊九
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久自存
遠略參基命雄文入典章轎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象
物陳虛寢哀歌寄奠觴惟應九原上松檜日蒼蒼

訓材叔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瘞乾入陂野水冬來淺
對樹諸峯雪後寒塢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
行尋故友心無事不覺西遊道路難

送雙漸之漢陽

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雲檣出

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川風物待春遊
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孔明

稱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三顧
尋常田里帶經人

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鳥啼綠樹穿花影
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已事儘從多難見人情
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懃上人

詎知瀟洒吾廬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近生剛節老

秋山過抱翠嵐新惟憐季子歸來困自笑原思久更貧
深識幽人風義厚掃軒開榻最相親

贈護仁監院

人貧舉世今為甚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擾擾
構虛基險自我誅茅改筭君初有繫馬長吟我暫過
但覺滿山金碧澗不知誰到為烟蘿

送覺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豐堂環殿起崔嵬鍾隨秋勢金聲壯
佛隱寒雲玉坐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擁四山來
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轉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
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
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吊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幕管絃三市晚
盡堂煙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勻翻雪滿甌
應與謝公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酬

送王汝使兩浙

使傳東馳下九天此邦曾屈試鳴絃仁聲又向新年入
惠澤猶為故老傳翠巘煙雲生席上滄溟風雨到罇前
經營智畧多餘暇賞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溫節廉貧愈見風義老彌惇舊
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脩門
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鵬
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遂煙

簡景山侍御

長年心事最相親一笑相踈忽數旬栢府地嚴方許國
芸臺官冷但容身飢腸漫竊公廚膳病髮難堪客舍塵
還有鹿門棲宿興想君他日肯爲隣

送李莘太傅

鄭道鳴絃去容臺抱蘊初塵沙開祖帳水雪缺征車夕

待連城價誰騰一鶚書君王覽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藍輿朝出踏輕塵拂面毵毵柳色新曲水豈能留往事
南湖空解照人行最宜靈運登山屐不負淵明漉酒巾
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關彥遠

莫辭爲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簪履尚須念
人道文親那可輕渚梅江柳弄佳色林鳥野蜂吟好聲
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杯誰共傾

送關遠赴江西

食蘖飲冰廉士操敝衣穿履古人風溪堂興足登臨後

塵世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賓閣峻二龍俱化縣池空
因過勝境須行樂驛召方當急詔東

西園席上

省閣名郎國羽儀瀛洲仙客衆著龜山蹊向日花開早
海嶠經寒酒熟逢下榻笑談紅旆偃引觴醒醉玉釵隨
唯慙別乘踈頑甚滿足塵埃更有詩

送孫穎賢在秦州

穰穰秦州鐵馬羣青衫吾子仕猶屯高談消長才驚世
貌視公侯行出人古氣欲遵奔日月畏塗曾觸滯荆榛
明夷決決應斟酌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譽菑川第一才笑談成黼藻咳唾落瓊瑰紫
氣鋒鋦露青冥羽翼開雋遊追曠府高步集蓬萊探計
篇章洽研磨術業該九霄新漢邸萬目注梁臺選擇真
儒用招廷急詔催衣冠驚角綺賓友重鄒枚每右橫經
席寧虛置醴杯八荒披日月萬里散雲雷始去東山榜
俄參北斗魁廟堂計得羞虜鷲心摧帝念人求舊朝
須汝作梅避榮言屢切請外志難回際海歸謀略連吳
入剗裁夕冰承命出畫錦過鄉來許國風猷壯容民宇
量恢節旄恩換鎮京室地稱陪賜覲親中宸通班接上
台壺漿空度滄公位在三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探花開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賦妍華無健筆
擬酬芳景怕深杯但知抖擻紅塵去莫問鬢髮白髮催
更老風情轉應少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絕句三首送趙資政

宋本無送趙資政四字高麗如趙州詩寄與之作也
或作以詩刻詩無

花開日日去看花遲日猶嫌影易斜莫問會稽山外事
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插花歸酒盞歌喉處處隨不是心閑無此樂
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穀雨愁春晚况是江湖兩鬢華欲載一尊乘興去
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士車騎幕中賓志節初皆壯風流久更新樞
庭承遠派卽位襲清塵雅淡琴聲古溫純玉性真詩書
來射策慈惠起臨人淮海寒帷久袞斜叱馭頻政平無
曠吏刑省絕冤民汴路揚旌出吳門擁節巡持權心似
水待物氣如春懋德垂承詔遺榮遽乞身行高寧繫俗
道勝不憂貧地絕分琳館西歸近紫宸鴻飛開羽翼驥
逸露精神却理煙霞宅重尋水石鄰青嵩銷鶴怨碧落
見鷗馴故友欣聯壁諸儒慕塾巾學兼鴻寶異興與赤
松親激勸留方冊驚傳動縉紳浮雲雖抗意反席正逢
辰祗恐尊廉退丁寧致軟輪

送趙資政

好問逢真主能言邁古風
犯顏天意沃造膝衆情通
彈治心忘勢澄清誼匪躬
朝廷推指佞都邑避乘驄
白簡威方厲青規遇更隆
析符霄漢上開幕斗牛中
里聚追胥息階庭訟鉅空
紀綱官特峻帷幄地彌崇
吏治連成肅倉儲絕塞充
錦官清鎮俗玉壘靜臨戎
膏澤滂荒阻春陽煦滯窮
鈞衡求雋望龜筮協淵衷
間出千齡合平居一德同
股肱康事力舟楫濟川功
遠大經綸略精微獻替忠
夕冰分外闡晝錦過江東
比戶仁聲入提封喜氣融
信深銷衆僞明盛破羣蒙
正冷謳謔美俄更節制
雄保民追呂尚分士繼
逢公淄水移幢碧牛山駐
旆紅魚鹽方舸集綺繡萬
箱叢少憩驅千騎行歸冠
百工袞

衣天下詠豈獨是空同

過高士坊

一畝蕭然絕世喧
抗懷邗肯就籠樊
功名晚更為餘事
蓄異初嘗出至言
郡閣已空徐孺榻
里人猶識鄭公門
斯文未喪如絲我
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連章天上乞身閑
笑入吳船擁節還
一夜風雷驅旱魃
始知霖雨出人間

旌旗東下路塵開
六月風雲席上回
正恐一方人暍死
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卽中文燮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
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
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英方底除書下漢庭將幕鼓旗驚白晝
諫垣冠劍動青冥指撝甌越歸談笑笑鎮壓江吳出醉醒
金鼎鹽梅須大用九霄應已夢儀形

訓王徽之沐中見贈

黃流渾渾來沙際佳氣怱怱近日邊河漢槎雖通遠客
蓬萊風未縱歸船山城劇飲銷紅燭水驛高吟褰彩牋
老去相逢情自密不關清賞合留連

鄂州知府安撫使政事令扶公亦在鄂州之北因某歲歲文字久矣惟

寄鄆州邵資政

蒙問傲
驛山吟之
景見索居詩
重意之
驛山吟之
百字上寄

鈇筆讐書客朱轡守土臣素粲方側席黃髮已侵巾喜
有山園郭仍憐水滿津清華閑耳目瀟洒長精神秀色
秋來重寒聲雨後新宿雲依尸牖流月過松筠北圃分
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新芡老含珠
實魚驚躍錦鱗飛梁凌宵耿虛榭壓齋淪嶺對橫脩竹
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拙閑覺道腴真噐小難周物官
微幸此身簿書偷暇日杖屨想幽人泝險飛遊艇探竒
漾釣緡形縻耳鶴怨心泰得鷗馴督府恩容久芳牋訊
問頻門庭嚴衛戟尊俎從華紳却起烟霞興還思水石
鄰自嗤田父樂那可薦鴻鈞

和邵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竊食聊須把一麾世路賤貧從所好
老年胷臆固無竒樊籠偶得滄洲趣蕪類難疇白雪辭
督府繇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治煩方喜衆材同坐嘯南陽郡閣中几案有塵書撥簡
里間無事稻糧豐衣冠濟濟歸儒學俎豆詵詵得古風
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蜚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茅蹊人起晚
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潤色山川入有為

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佳兆可前知

雜雨零初急因風洒更狂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橫宛
轉花飛密紆餘舞態長化財隨大小成器任園方秀色
滋山國清允助水鄉色嚴齊上下明盛折毫芒閭屋情
誇誕埋輪興激昂妝功歸澤物全德在包荒預喜倉箱
富潛知海嶽康蕭晨迎賀客歌吹趣傳觴

雪後同徐秘丞皇甫節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沙草正黃頻海意江梅還白故園情循除遠水春前急
繞郭空山雪後明林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雲平
最慙佳客忘形契肯伴衰翁着屐行

郡齋卽事二首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哀翁困倉穰穰逢康歲
閭里恂恂有古風
憫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
時大好調高按海島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
而學校講說尚書

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日
兩衙封印自繇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春
總是濟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

憶越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渚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雪地
冷香幽艷向誰開

再賦喜雪

六花飛舞勢踰躡點綴寒林態更妍山險龍蛇盤鳥道
野平江海變畝田人狂奔月非關夜馬健乘雲別有天
况值白羊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仕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
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諄諄大畧
才超古昌言勇絕人抗懷輕綬冕漉藜謝陶鈞耕稼歸
莘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北闕恩知
舊東宮命數新鸞鳳開羽翼驥放精神曠達林中趣
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塵當西湖月
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

感獲麟激昂踈受晚冲淡赤松親龍臥傾時望鴻冥聳
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策畫咨詢急儀刑瞻想
頻應須協龜筮更赴為生民

元豐類藁卷之六終

元豐類藁卷第七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律詩

冬夜卽事

印奩封罷閣鈴閑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倉廩實
邑隴無警里閭安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澹千門霧凇寒
聞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簾看齊寒甚夜氣如霧
疑於木上旦起視
之如雪日出飄滿階庭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霜滋
諺曰霜松重霜松窮漢置斂甕以為豐年之兆

訓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旱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顓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荒
土欲生火涸溪容過車民期得霖雨吾豈灌園蔬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覆
泰山鷓飽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更長
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紫荷香
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
六月蓬瀛燕坐涼滄海浮浮成曠蕩明河槎上更微芒
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早起赴行香

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鴈
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轡聲急推寒玉籠燭光繁秉絳紗
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

席上

市井蕭條烟火微兩衙散雪後深時若無一曲傳金盞
爭奈衰翁兩鬢絲

和陳郎中

材薄安時甘寂寞身閑乘興喜登臨每尋香草牽狂思
曾向幽蘭費苦吟明月幾人非按劍高山從古少知音
數篇清絕賡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葱蒨已抽萌風光苒苒流雙轂
人事悠悠寄一枰射羿未應念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
且將畫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清涵廣陌能成雨
冷浸平湖別有天南符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
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闕光祿塞
漢家常隸羽林兵柳間自詫投壺樂葉下方安佩犢行
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專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湏把酒杯楊柳巧含烟景合
芙蓉爭帶露華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

誰信瀛洲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峨峨插紫煙灤水飛綃來野岸
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嗟還自笑歸時乘月尚留連

芍藥廳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煙紫不勝妍肯為雲住陽臺女
恐逐風飛飾室仙洧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直勢拘攣
何如蕭洒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邊

水香亭

臨池飛構鬱岩堯櫺檻無風影自搖羣玉過林抽翠竹

雙虹垂岸跨平橋，煩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滿橈，
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化堂

脩簷轍轍背成陰，行盡松篁一徑深。好鳥自飛還自下，
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衙退常携靖節琴。
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與何長。朱絲鼓舞逢千載，
白羽吹揚慰一方。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雨泰山傍。
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遙經畫閣來。洗耳厭聞誇勢利，
濯纓羞去傍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已欲看華泛酒杯。
却憶虎谿橋上過，夜涼臨砌尚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
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
沉烟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渚亭

四楹虛徹地無鄰，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坐臨滄海日，
半天吟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
莫笑一尊留戀久，下堦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鴈翅橫連杜若州碧闌干影在中流蓬萊日日遊人到
誰道僊風解引舟

百花臺

煙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州莫問臺前花遠近
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竊食東州歲未暮蓬萊人問幾時歸凭闌到處臨清泚
開閣終朝對翠微兩印每閑軍市靜雙旌多偃送迎稀
一枝數粒身安穩不羨雲鵬九萬飛

霧松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松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
舞人齊挿玉籠鬆

正月六日雪霽

雪消山水見精神滿眼東風送早春明日杏園應爛熳
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欲回南湖分浪入城來空山過臘猶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三徑未歸聊自適一尊尋勝每同開
如今試想長松下玉塵高談豈易陪

二月八日北城玉塵

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高亭臨北渚

欲乘長日勸春耕

詠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
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
高下花枝綠間紅
帶得春風人盡醉
獨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涼

問吾何處避炎蒸
十頃西湖照眼明
魚戲一篙新浪滿
鳥啼千步綠陰成
虹腰隱隱松橋出
鷁首戔戔畫舫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
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徇一官偷祿計
便懷千里長人憂
乘間舉箔蠶初繭
隴上揮鋤麥已秋
更喜風雷生北極
頃毆雲雨出靈湫
從今菽粟非虛禱
會見甌窶果滿篝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已知星好雨
卜年方喜夢維魚
從今揆置庭中事
取喜西軒睡枕書

次縮得風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
樵舟朝暮客乘風
清泉雨後分毛髮
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妝宿雨紫棠堪熟轉新禽看花弄水非無事
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妝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目
坐到城頭泊暝鴉

去年久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旱得雨
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入得東州第一朝今日看雲舊時節
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一年

薄材何幸擁朱軒竊食東風已一年隴上雨餘看麥秀
柴間日永問蠶眠官名雖冗身無累心事長閑地自偏
祇恐再暮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為時人考
北上書從老父傳泮水笑談邀法飲高臺閑燕屬佳篇
衰翁厚幸懷雙壁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強幾聖

俯仰林泉繞舍清經年閑臥濟南城山田雨足心無事
水榭華開眼更明新霽煙雲飛觀出晚涼歌吹畫橋橫
寄聲裴令樽前客祇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
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學士
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
成孤論耕釣依依憶舊遊
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
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荊州南走困塵埃應喜文章
意自開明世正逢多事日
要塗須用出倫材不回霜雪
天應惜未得風雲衆忍摧
若向沙頭弔杜甫近詩懸望
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為郡誰言
樂事多報答書題親筆硯
逢迎使客聽笙歌一心了了
無人語兩鬢蕭蕭奈老何

還有不隨流俗處秋毫無累
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沉淪一畝蕭然
里舍貧節行久窮彌好古
文章垂老更驚人詩書就我
論新意冠劍投誰拂舊塵
山驛荒涼煩枉道一觴相屬
莫嫌頻

北渚亭雨中

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
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澗
雲氣迥壓金輿山寒沙漠漠
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
耕桑千里正無事况有罇酒
聊開顏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衆望傾玉書天上
輟持衡春風不覺岷山遠

水西亭書事
一番雨熟林間香四面風開水上
花岸盡龍鱗蟠翠藻深潭
龍背露晴沙龍頭刈麥催行
隨桑下絲絲急轉車秋是白頭
官長事其嫌處俗向人誇

和氣還從錦水生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陰成
歸來促召調鑪治莫爲兒童竹馬迎

酌突泉

一派遙從玉水分暗來都酒歷山塵滋榮冬茹温常早
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鑑最憐沙際涌如輪
曾城齊魯封疆會况託娥英詫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灑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
月照靈漪巧上弦已遠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
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霜一片天

北池小會

飲

笑語從容酒慢巡笙歌隨賞北池春波間鏤檻花迷眼
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溜急銀簧相合鳥聲新
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謝庭冠蓋舊追尋僻郡相從喜更深進道由來輕拱壁
傳心知不羨籛金騏驎要試風沙遠竹栢須忘霰雪侵
別後壯懷應努力白頭傾耳聽徽音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碑豐亦易忘棗木已非真篆刻
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虛擲大厦深簷且秘藏
好事今推雪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瑯

鵲山

一峯孤起勢崔嵬秀色接籃入酒盃靈藥已從清露得
平湖長泛宿雲回翰林明月舟中過司馬虛亭竹外開
我亦退公思蠟屐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

水經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峯特起青
峯清峯嶺望點黛與地志又云亦名金輿山

虎牙千仞立僂僂峻拔遙臨濟水南翠嶺嫩嵐晴可撈
金輿陳迹久誰探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
丑父遺忠無處問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巒軒窗勢聳雲林合
鍾磬聲高鳥道盤白鶴已飛泉自湧青龍無迹洞常寒

更聞雷遠相從樂世道賢塵豈可干

和孔仲平

園池方喜共追尋正是槐榆夾路陰雙燭縱談樽酒淥
一枰銷日紙窻深波濤萬字驚人筆塵土千鍾異俗心
佳句從來知寡和愧將沙礫報一作黃金

郡樓

滿眼青山更上樓偶携閑客此閑遊飛花不盡隨風起
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得更沙鷗
黃金駟馬皆塵土莫訴當歡酒滿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是矛戟

山中那得叔牙城

鄆州新堂

百尺豐堂汶水濱
曾侯清燕此逡巡
谿寒素礫備宜月
壁瑩黃金不受塵
引客笙歌行處是
賞心花木四時新
未應久作林泉主
天子今思舊學臣

垓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
拔山餘力爾徒矜
泫然垓下真男女
不悟當從一范增

離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
臥聽隨船白浪聲
好在西湖波上月
酒醒還對紙窗明

畫船終日扒沙行
已去齊州一月程
千里相隨是明月
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犀剌剌穿林筍
翠靨田田出水荷
正是西亭銷暑日
却將離恨寄煙波

將家須向習池遊
難放西湖十頃秋
從此七橋風與月
夢魂長到木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席
水聲秋醉入簾幃
一帆千里空回首
寂寞船窗祗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
勸客花前白玉觴
誰對七橋今夜月
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蔣穎叔

蔣堂所植其姪蔣之奇復爲轉運乞此詩

樛枝高下秀森森曾寄名卿一作節異俗心草舍一時成
往事松身千尺見新陰聲清不受笙竿雜氣勁能遺露
雪侵漢節從來縱真賞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嘉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
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鍾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
老去衣衿塵土在祇將心目羨冥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闕篇久檀場一函初得勝琳瑯少陵雅健材孤出
彭澤清閑興寂長世外麒麟誰可係雲中鴻鴈本高翔

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風欲自強

金山寺

塵外岩巖鷲嶺宮架虛排險出青紅林光巧轉滄波上
海色遙涵白日東夜靜神龍聽呪食秋深蒼鶻起搏風
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回廊顧盼中

元豐類藁卷第七終

此卷近刻皆遺水西亭書事一篇得傳是樓所藏
宋本校補

元豐類藁卷第八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集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一川風月高郵夜
玉塵清談盡鷓舟
未把迂踈笑山簡
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
白沙新岸湊舟車
一時屠釣英雄盡
千載河山戰伐餘
楚漢舊歌流俚耳
韓彭遺壁冠荒墟
可憐馬上縱橫畧
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獻玉
不欺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清門盛鳴鶯翻飛紫殿深
別後齋中掛塵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公退種花常滿縣
政成春雉不驚人指麾細柳通河外歌詠甘棠付漢濱
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樽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丞自光
化相繼遷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朝預有惜別之
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為僚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吟意

更宋本便

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精爽緊鷓行歸去羽翰輕
須知別後狂山簡夢寐清談鄙吝生

雨中王駕部席上

鳩鳴連日始成陰薄雨聊寬望歲心浴雁野塘新浪細
藏鴉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辭酒滿斟
英雋址遊知寂幸名園偷暇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田話荆楚故事仍覓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文酒
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高寧許笑求田
已闕品藻傳荆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憇林垞多情置驛邀佳客
好事磨鉛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愧數峯青
春醪有禁無繇寄誰為江潭訪獨醒

贈黃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寂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能定
欲正哇淫手自刪潁水珠璣來席上鄢城桃李任人間
高齋掛榻驪譚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擇甫竹亭閑話

偶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鷓鴣頗自安雲厭楚山春後雪
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強酒聖還諳量未寬
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欒

和鄭微之

故人容下榻清譏得傳杯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梅雲
林千嶂出煙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召催

送陳世脩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樵爨宿煙昏娟娟野菊經秋澹
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賞心應駐節客亭離思暫開樽
莫嗟問俗淹翔久從此類繁不次恩

賀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握蘭風力冠中臺好音忽有雙魚至
喜氣遙知五馬來梨顆玉腴含雨重菊房金粉傍寒開
池邊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
夙興招客與扳聯
烟雲秀發春前地
草木清含雪後天
已卜畊柴臨富水
暫拋魚鳥去伊川
更追羊杜經行樂
况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
筠松高下簇虛亭
春歸野路梅初白
雪盡沙田麥正青
馬窟飛雲臨畫棟
鳳林斜日照踈櫺
長年酒量殊山簡
却上藍輿恨獨醒

韓魏公挽歌詞二

堂堂風骨氣如春
衮服貂冠社稷臣
天上立談迎白日
握中隨物轉洪鈞
忽騎箕尾精靈遠
長誓山河寵數新

萬里耕萊無一事
三朝功德在生民

錙銖赤鳥無驕志
咳唾黃金有古風
覆冒荒遐知大度
委蛇艱急見孤忠
謀謨邴魏丹青力
擁立昭宣柱石功
御筆新詩在隴哀
榮誰得似初終

訓吳仲庶龍圖歲春感懷

瑣闥延閣腹心臣
籍甚聲華動縉紳
藥石言行天下雨
袴襦恩達國中春
召南去後餘思在
綸氏歸來壯志新
莫為流年嗟白髮
濟時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恭軒

不要墻頭俗眼看
故開蒼蘚種檀欒
虛心得處從天性
勁節知來在歲寒
葉蒼風烟誇酒美
枝留冰雪送歌殘

名郎感慕同乘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僧正倚大師庵居

蘭棧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日破朝雲出
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靜鳥闌清唄法筵開
因過舊國粉榆地松塵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覘佳篇依韻和訓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摘尚新秀色未饒三谷雪
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蕊蕭條跡更塵
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更無因

一枝近年瓊花可接遂
散漫而此花為獨出也

訓江西運使蔣穎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
膏畫驚聞刃有餘
驗馬已騰雙闕路
木牛還實太倉儲
多岐易感千名別
置袖空榮一紙書
欲佩左符甌越去
更從南斗望單單

刁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卽闈得謝歸
桓桓筋力未全衰
園林笑傲笙歌擁
山水追尋几杖隨
尺牘百封虛有意
文章十秩更傳誰

餘花自出巖春鳴
一點青燈照惠帷

陳遵善書與人尺
牘莫不歲以為榮

又云遵日作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義白樂天無子其
詩云文章十秩官三品身後傳誰與廢誰景純善作書
亦無子云歲暑鳴
景純自名其所居也

能臨緩急敦風誼
不向炎涼逐世情
北岳雲烟思抗志
東門冠蓋羨遺榮
可憐昨日壺觴地
嗚咽唯聞薤露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許
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惜天涯故舊稀
預想明年雙節召九霄鵬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虞寄庵餘蘚徑通澗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書少
偶見凭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破日邊風
從今準擬頻行樂日伴樽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藍輦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遠
洞中花照水長閑樓臺勢出塵埃外鐘磬聲來縹緲間

自笑麤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并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腰閣
碧野雲含石眼泉躡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門繫海東船
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村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敦燒藥洞門深獨闕金版驚人語
能到青霞出世心鷄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中尋
丹樓碧閣唐朝寺鍾呬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蠟屐方偷半日閑笑語客隨朱閣上

醉醒身在白雲間
溪橋野水清猶急
海岸輕寒去却還
為郡天涯亦瀟洒
莫嗟流落鬢毛斑

上元

金鞍馳騁屬兒曹
夜半喧闐意氣豪
明月滿街流水遠
華燈入望衆星高
風吹玉漏穿花急
人近朱闌送日勞
自笑佻心逐年少
祇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

元字避聖祖諱

昇山南下一峯高
上盡層軒未厭勞
際海煙雲常慘淡
大寒松竹更蕭騷
經臺日永銷香篆
談席風生落塵毛
我亦有心從自得
瑠璃瓶水照秋毫

醉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
東南佳譽映時髦
洞無畦畛心常坦
凜若冰霜節最高
朱紱少留居客左
白頭難敵是詩豪
須知別後山城寺
悵望歸艎送日勞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

新最早者生處地向陽也

徧得朝陽借力催
千金一跨過溪來
會坑貢後春猶早
海上先嘗第一杯

旬休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綠陰成
處處黃鸝百轉聲
隨分笙歌與樽酒
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

亂山深處轉山多
此地棲身柰遠何
莫問吾親在何處

宋本無夫注

寺疑作守

舉頭東岸是新羅福州際海東海即新羅諸國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政聲面經亦云長溪與外國接界

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
嘿坐海邊何計是
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處地靈備得日摘時春早未聞雷
京師萬里爭先到
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壑源諸葉品尤新
龍團貢罷爭先得
肯寄天涯主諾人

嘗新茶

茶籍松岬苑新茶詩序云

麥粒收來品絕倫
葵花製出樣爭新一杯永日醒
雙眼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

竝使時推出衆材異方迎拜六城開
宣風直到東西部
仗節遙臨大小梅
滄海路從三島去
玉山人待二星回
黃金白氎饒君用
銅器應餘寄我來

出郊

葛葉催畊二月時
斜橋曲岸馬行遲
家家賣酒清明近
紅白花開一两枝

蹇碁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
寂憐溪岸兩旗新
肯分方跨醒衰思

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
闕處人間一水爭
分得餘甘慰憔悴
碾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橫塘水滿堤
亂山高下路東西
一番桃李花開盡
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橫塘雨過時
一番紅影雜花飛
送春無限情惆悵
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麾飄泊在天涯
寒食園林不見花
唯有市亭沽酒客
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步門

紅紗籠竹過斜橋
複觀羣飛入斗杓
人在畫船猶未睡
滿堤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
半出星辰亦半昏
上得藍輦是中夜
雨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
北風吹起數聲雷
朱樓四面鉤疎冶
臥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
丹砂綠手落塵埃
誰能有力如黃犢

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戶誰曾得
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縠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昭陽殿裏才聞得
已道佳人不奈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寶奩解笑詩人誇博物

祇知紅顆味酸甜白樂天語荔枝詩云津液其酸如醴

蜀荔枝而已不知閩越荔枝酸也

王虞部惠佳篇敘述昔與相潭亡第遊從仍以亡
第舊詩見示

薄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棣華零落曾誰識

鳴羽蕭條祇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玄然猶獲濟江篇
慙慙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 召判大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著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雖冷
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遙望斗杓還從今步步行平地
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墻學士驚相問
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猿鶴驚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自

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薦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候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鈴齋燕席開臘在未消盈尺雪
春歸先放一枝梅况無庭下書投鉅更盡筵中酒滿杯
周召二南皆絕唱抑揚賡和媿非材

寄趙宮保

銅扉得謝從今日玉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讜言留簡冊
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劍外仁風故老傳
門外取應瀟洒客喜公平地作神仙

和訓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官雖寵

鳩杖躋攀興已濃不變松篁心轉勁無邊江海量蕪容
磻溪從老寧閑得會為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采鹽親省尚嫌慵衮衣天上歸何晚
霖雨人間望正濃三少官儀雖赫赫五湖心事肯容容
角巾藜杖經行處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統鼓留公豈是催公詩云湖過鼓湖山得意且徘徊更應
准擬須乘興范蠡扁舟去却來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黎棗纍纍正熟時粟田鶉兔亦爭肥園亭盡日追尋遍
只欠厭厭醉始歸

汴水容容帶雨流
昔花艷艷亦迎秋
看花引水園林主
應笑行人易白頭
林地成來多釀酒
杏林熟後亦留錢
不須置驛迎賓客
直到門前繫畫船

雪亳州

欲下蒼涼日全低
黯靄天飄颻
投夜急瑣碎得風儼穢
壤彌縫徧枯荻
點綴妍繁英
飛面旋艷舞起翩躚已壓
穿林竹還冰落澗泉抵巇輕自肆乘隙巧爭先
壅隔書郵斷侵凌客履穿
恐傾貧巷屋覺重泝溪船
惜有頽空姣洵無質可鐫
包葦蕪海岳蒙蔽匝坤乾
枚叟招何晚袁安臥正堅
會須逢見睨萬里豁晴川

面疑使前古詩中已有用面
旋者宋本而旋

宋本無州字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州

笑指家園是五湖
畫船東下載圖書
收功玉鉉丹青後
得老銅樓羽翼初
醒醉放懷從野服
登臨乘興屬安車
一作與公既謝事即田野服安與優游從適
都門飲餞光華盛
不獨當年有二疎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蕭洒背城陰
碧瓦新堂地布金花
落禪衣松砌冷
日臨經帙紙窓深
幽棲鳥得林中樂
燕坐人存世外心
應似白蓮香火社
不妨籃輦客追尋

鶴林寺

寺在浙謂因過院峰僧話

昔人春盡強登山
只肯逢僧半日閑
何似一尊乘興去

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關彥遠赴河北

子明高誼衆人知，苗裔清材世所推。
詩作士林誇刻燭，賦成天路喜同時。
豈當白首淹風力，自合青雲縱羽儀。
北部經營應不久，玉階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
俗眼望來猶眩日，天顏回處自生春。
行齊鵷鷺常隨仗，步穩駉騶不起塵。
歸路青雲喧鼓吹，樂遊從此屬都人。

是時上服慈聖光
獻皇后三年喪畢
駉聽樂及
詳然燈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幘霓旌夾露臺，夜涼宮扇月中開。
龍銜燭抱金門出，鰲負山趨玉座來。
碭極戲添夷客喜，漢鑾輿漢鑾輿中夷之客栢梁篇較從臣材。
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壽杯。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僊仗豫游歸，寶燭星繁換夕暉。
傳醖未斜清禁月，散花還拂侍臣衣。
天香暗度金虬燭，媛宮扇雙開彩鳳飛。
法曲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院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煙浮，法樂聲和酒味柔。
冠劍九重霄漢路，鶯花三月帝王州。
重廊四合盤龍幕，當殿雙高彩鳳樓。
歸去人人誇雨露，總含歡意躍駉騶。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據鞭，華林清集綴儒冠。
方塘滄滄春先綠，密竹娟娟午更寒。
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竝玉闌干。
君恩倍覺丘山重，長日從容笑語懽。

池上即席送况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綠淺時，春風蕩漾水逶迤。
南州鼓舞歸慈惠，東觀壺觴惜別離。
遠岫煙雲供醉眼，雙溪魚鳥付新詩。
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寄題饒君茂才葆光菴

適意藜羹與布裘，結廬人境地還幽。
清談汝水孤猿夜，爽氣麻源一葉秋。
應有風騷歸健筆，可無尊酒付扁舟。

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涼生，細葛含風體更清。
官府吏閑時樂易，市廛人喜政和平。
揮金簌簌宮槐紫，鳴玉淙淙御水聲。
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還傍綠陰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九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論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

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
史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
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
習於善行離於未件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
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
之休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
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
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

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
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出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
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
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
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
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
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
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
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

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
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
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
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
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
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
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禮太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

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
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
太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
之祖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
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
明而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
後以雪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
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
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
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太宗
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

妻字後近制增祖父母三字
既又父母二字不可少也 字个
同亦少一妻字

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

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總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

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感矣且支子所以後太宗若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平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平

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欲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

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
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為
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
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
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
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踈者相
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
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
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
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
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

宜曰卓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
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
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
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
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徼加非正之號而
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
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
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
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
思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
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

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持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

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乃幸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稱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

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幸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帝，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上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

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

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
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
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
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
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
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
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
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
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
可見者則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郕邶
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

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
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析
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
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
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
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
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
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
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
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
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

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
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
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
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
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
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纒卻
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爲
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
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
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

意也其名書於崇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
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
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今袒免以外母與官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
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贊傲非也贊非
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周而
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

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博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

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魯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墮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
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
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
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
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
不復得脩其畝商不得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
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

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
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雖可以久行也則百姓
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
來歲熟麥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
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
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不均而民猶
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
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

速有均否有莫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棗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國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棗之民此衆士

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驚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棗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握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言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妨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

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

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棗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治

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取
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
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
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
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
藏之於民有餘則地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
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故有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
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灾
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

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
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灾補敗尚不可以
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
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
及體先王之於救灾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
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
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
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
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
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
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

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旌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事時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豐類藁卷之九終